

20世纪80年代,我在松江文学协会担任秘书长,在我家谷阳南路马路对面的普通居民楼里,住着一位单身的老太太,名叫范志超。范志超的床头一直挂着一幅纸张泛黄的炭笔人物头像写生画:一个包着头巾、长着大眼睛的姑娘。这张画是徐悲鸿亲手绘制的,画上人物的原型就是范志超。

范志超出生于松江佘山范家滩一个小业主家庭,父亲是个中医。她容貌清秀,年轻时长得很漂亮,有着丰富的生活阅历。她就读的松江景贤女中聚集着一批中国现代史上的名人教员,如恽代英、萧楚女、邓中夏、沈雁冰、邵力子、柳亚子、陈望道、朱季恂、叶圣陶、杨杏佛等。范志超与共产党早期的活动家有甚密的来往,如她曾是共产党早期活动家侯绍裘的学生与密友,她也曾追随陈云在青(浦)、松(江)

往事漫忆

旧时代的叛逆者范志超

成江

一带搞革命活动。她加入共产党时,介绍人是刘少奇的夫人何宝珍。

范志超与徐悲鸿认识在上海,那时徐悲鸿正和蒋碧微家密切往来。范志超也与蒋碧微家密切往来。范志超当时的恋爱对象是她就读于上海海澜专的助教、蒋碧微的小弟蒋丹麟。

蒋丹麟的父亲蒋笙是清末的举人,当时是范志超的国文老师,他并不反对儿子与她的来往,而蒋丹麟的母亲却不喜欢新潮好动的范志超,为儿子相中了另一位媳妇。

1927年,范志超在武汉就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海外部(海外周刊)负责人,她的活动能力和她的美丽,倾倒了一批社会上的活动家。那时,瞿秋白的小弟瞿景白就追求过她。瞿秋白对他小弟开玩笑说:在你没有把塌鼻子修好以前,还是不要急着追求她。

南昌起义前后,范志超去了南洋。她后来与早期革命活动家、参加过南昌起义的董冰如(原名董勤平)保持过一段婚姻生活。她在南洋办过报,也在美国做过家庭教师、中国驻美大使馆工作人员,由于她的工作出色,曾被杜鲁门总统太太邀请参加过茶会。20世纪50年代,范志超在自我档案中回忆了这段在美国的历史,却在“文革”中吃尽苦头。

1947年,范志超经徐悲鸿先生邀请,回国去了中央美术学院(北平艺专),被聘为英语教授,她也是徐悲鸿先生的长子徐伯阳先生的英语老师。北京解放前夕,蒋介石催促徐悲鸿带北平艺专南迁,范志超在劝说徐悲鸿先生和艺专留下中起了积极而关键作

用。新中国即将成立时,柳亚子先生曾向毛泽东主席推荐范志超担任政府的英语秘书。

在历史上,引起后人注意的往往是一些叛逆者。蒋碧微是蒋家的叛逆者,范志超是范家的叛逆者。这些她们是相通的,不但叛逆,而且勇敢,接受新的思潮。20世纪初,这批女子造就了一批中国历史舞台上影响力的男儿。虽然在以后的岁月里,她们个人的感情生活都有些不如意,她们也渐渐被现代社会的冷落,但她们的社会风尚的引导,令我们后辈肃然起敬!

20世纪70年代末,范志超在“文革”中跌断了多根肋骨,从河北农校回到家乡休养,过着清闲的生活。由于身体的原因,她的背驼了,但进进出出仍保持清高,齐耳短发一丝不乱,卡着一只素色发夹;总是穿着对襟上衣,黑色大裤脚管八分裤;脚上是一双

方口带襻布鞋,拎着带大环的江南蓝印花布提兜。一副二三十年代女学生的扮相。

她先是住在马路桥附近的一所旧宅院里,住处只有十多平方米。她平时多和为数不多的青年英语爱好者交流口语,所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松江喜欢英语的青年人,大部分是她的学生。我妻子就曾是她邻居和学生。1982年以后,国家重新认定范志超为离休干部,纳为县政协委员。她搬到了谷阳路新宅。

我最后一次见她时,是1988年1月底,当时她已80多岁,患了食道癌,在县人民医院老干部病房的床上无力地侧躺着。1月25日,她向县博物馆赠送了一批书画,其中有她同事齐白石、刘勃舒的画。她心里非常明白自己的病症。我去看她,临别时,我把嘴凑在她的耳边,轻轻地问:“范老,我即去北京,有什么朋友处要去关照的?”

她想了想说:“你可去见一下廖静文,好多年没有见到了,你可将我的近况告诉她。”

1988年2月2日下午,我在北京新街口徐悲鸿纪念馆约到了廖静文馆长。

那是雪后的下午,气温很低。廖先生穿着一件蓝色的棉大衣,围着一条深色长围巾,脚上随便穿着一双蚌壳棉鞋。她眼圈湿润润的,见了我后,点了点头。坐下后,她足足有一分钟没说话。她抬起头看着我,用很标准的普通话,声音很轻、很慢地说:“我正在感冒,我刚接到范志超去世的电报了……”

我们的谈话在很伤感的气氛中进行。廖静文先生告诉了我一则故事:



晋中小景(油画) 李亚红

1931年初夏,范志超刚从海外归来不久的一个晚上,她在梦中哭醒。她梦到蒋丹麟穿着西服来向她道别,那种庄重使她有种不祥的预感!第二天早上,她就去打听蒋丹麟的下落。果然不出所料,蒋丹麟在江西庐山牯岭因患肺炎去世!接下来的一幕,使后来的廖静文感动且触目惊心,几十年不忘:范志超在白色的床单上,用红丝线绣了一个大大的“念”字,四周绣了一圈心,组成了一个花圈,她每夜就躺在这个花圈上。廖静文先生告诉我,发生在范志超身上的故事很多,这一时期在上海活动的文化界人士大都认识她,她举止的脱俗不凡和她的传统旧念是并存的。沈雁冰曾在自传里多次写到过她,廖先生劝我写写范志超的传记,她说,周恩来、邓大姐与范志超也很熟。在几十年的革命史中,范志超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而这些特殊的人物,许多革命史中恰恰又写不到他们。

从北京回来后,我最后一次到她住处,故人已去,满屋凄凉。由于我听了廖先生的故事,特意看了范志超曾睡过的那张小床:铺盖仍是白色素净,被单上面是她自绣的花卉图案……



金沙江第一湾 无忌 摄影

我国古代文人不仅能诗善画,有很多还是制谜高手。所制谜语别具一格,而更有趣的是,猜谜者往往不直接猜出谜底,而另作一谜,形成双谜同底。别有一番风趣。

宋朝宰相王安石,是政治家,又是个文学家。王安石同他的朋友王吉甫常常在一起谈论诗文。有一次,王安石给王吉甫猜一个谜:“画时圆,写时方,夏时长,严冬短。”王吉甫也聪明过人,一猜便中,但他不直接说出谜底,而是即兴编了一个谜让王安石猜:“东海有条鱼,无头也无尾,抽掉鱼的脊梁骨,便是你的谜。”王安石一听,点头称是:“对,对,你猜对了。”这个谜的谜底是“日”字。太阳画起来是圆的,写起来是方的,夏天日长,冬天日短,而王吉甫以谜破谜,日出东海,“鱼”字去头和尾,抽掉“田”字的竖笔,不正是“日”字吗?

有一年的夏天,王安石与王吉甫在室外乘凉,王安石信口念出一首谜诗:“户部一侍郎,恰似关云长。上任石榴红,辞官金菊香。”王吉甫听后,立即回敬两句:“有风不动无风动,不动无风动有风。”两个诗谜异曲同工,谜底都是手中拿着的“扇子”。

曹著是唐五代时的著名诗人,他非常善于猜谜



梅花带雪落琴台 柳色如烟入酒中 王书坤

以谜猜谜谜中谜

和制谜。传说当时某人出一诗谜叫他猜:“一物坐也坐,立也坐,行也坐,卧也坐。”曹著想了想,马上也吟了一谜诗:“一物坐也卧,立也卧,行也卧,卧也卧。”并笑着说:“我的谜否得你的谜。”这不,那人的谜底为“蛙”,而曹著的谜底是“蛇”。蛇能吞蛙呢。

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年龄十八与太学生赵明诚结为伉俪。夫妇俩茶余饭后常以文取乐,或坐月下射谜为乐。一日饭后,夫妻二人又来到后花园赏兰,赵明诚摇头晃脑吟出:“我有一物生行巧,半边鳞甲半边毛,半边离水难活命,半边入水命难保!”新郎以为这下定能难倒娇妻,谁料天资聪慧的李清照嫣然一笑:“郎君,且听奴家以谜猜谜。”旋即也吟了4句:“我有一物分两旁,一旁好吃一旁香,一旁泰山去吃草,一旁黄河把身藏。”赵明诚一听,连连鼓掌:“你我异曲同工,妙哉!妙哉!”你知道赵明诚为什么说“你我异曲同

梅沟村

梅沟村是荣阳市环翠峪景区的一个行政村,村子不大,也就四个村小组,三百多口人,村民大都以务农为主。《环翠峪景区导游词》上说:梅沟是因为山沟里多生长梅树而得名。

其实,不尽然。民间传说梅沟在从前叫马沟,因为这里住着一户姓马的人家而得名。在洪武年间居民大搬迁时,有一户同样姓马的搬迁户,来到浮戏山环翠峪,听说马沟有姓马的本人,就去投奔。谁知,马沟姓马的当家人见人拖家带口,穷困潦倒,就拒绝收留。来人央求说:“好歹一笔写不出两个马字,看在同姓的分上……”当家人说:“你找错地方了,我家不姓马,这儿也不是马沟。”来人问:“那这

巴菲特是个非常寒酸的大富翁,今天仍然住在那个小镇上,和他人无异。极其不注重自己的着装,衣服是破了不能再破,才换新的。从不关注奢侈品的消费,也排斥周围的人去谈论。32岁成为百万富翁的那一年,仅仅换掉了那辆破旧的老房车,因为开着他接客户实在太寒酸。巴菲特眼中的每一分钱都是财富的来源,而浪费每一分钱都是浪费数百万美元。

本书以巴菲特的身世、生平出发,以巴菲特的创业历程、事业发展为线索,以巴菲特的对外书信、媒体采访、公开演讲为素材,全面考察巴菲特的家庭生活和投资实践,提炼出这位大师的为人处世哲学、股票投资理念。本书旗帜鲜明地倡导价值投资理念,但又没有简单说教,而是详尽地收集了巴菲特投资实践的资料,向读者渗透理性投资的观念。本书更引用牛顿、丘吉尔的逸事,向那些过于自负的投资者提示风险;引用温切尔的故事讽刺股市黑嘴、揭示市场预测的不可靠性;引用货币学派大师费雪的故事来证明,经济学家对市场的判断常常不可靠……

本书以巴菲特故事为经,以《道德经》原文为纬,用中国智慧奥义提炼巴菲特投资理念和处世哲学,也是以巴菲特故事来诠释《道德经》。实际上,作者认为,巴菲特的投资理念和中国道家思想一脉相承。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

工”吗?原来他们猜的都是同一“鲜”字。

纪晓岚是清代著名文人,官至礼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有一年冬天,大雪纷飞,纪晓岚和表兄作完画后,一起围着火炉取暖。纪晓岚说:“表哥,你出个谜语猜猜!”表哥想了想,抬头望着窗外,脱口吟道:“此花自古无人栽,每到隆冬它会开,无根无叶真奇怪,春风一吹回天外。”纪晓岚听了,眼睛一眨,说道:“只知白布不纺纱,铺天盖地总是花,鸡在上面画竹叶,狗在上面印梅花。”说完兄弟俩会心地笑了起来。原来他们说的是同一个谜语:“雪花”。

其实,以谜猜谜并非只有古代文人,今人也有。两位好友湖边垂钓,忽发奇想,互相猜起谜来。其中一位脱口而出:“头上是一把刀,四个爪子腿,天生四条腿,只在水中摇。”稍等片刻,另一位似有所悟,笑着说:“双眼两边挂,全身披铠甲,有趣不会飞,无脚走天涯。”原来他们的谜底都是“鱼”字。边垂钓,边猜谜,其乐融融。

卜算子·咏梅

马玉林
春到百花争,
春去千枝怨。
犹有琼花雪里开,
独与冰霜伴。
孤傲有名扬,
零落谁人恋。
化作香尘报信春,
唤起群芳艳。

有一次我们去滑雪,累得腰酸腿疼,摔得都没形了,倒下就睡着了,可他还在那儿上网,非常勤奋。我们在外面玩的时候,大家都出去喝酒聊天,他不会不理你,把自己关在屋里,在网上弄博客。

王石是一个吃苦耐劳的人,大家都认为他不做事,实际上我觉得他做的事情是最多的。一个董事长能够驾驭几百亿的一个企业,他一定要站在最前头,他只有看到非常大的、广阔的世界,才能把这个企业的方向找准,所以他是前面迎风走路的;他要应对这个社会最复杂的课题,所以他每天都在追逐时代的脚步。他对公司的思考和对公司的一些细腻的观察都时常启发和打动着我们。

比如他飞到纽约,在哈佛跟那儿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对话,又在那里招揽人才。这些工作往往媒体和公司有些人并不太了解,但是作为一个董事长,他做得尽职尽责,而且很耐心。当然,他也在工作中享受着快乐。4月9日,他刚从哈佛出来之后,给我发短信息说:“哈佛讲演之后,一位留学生的评价很适用:透出世俗化的正直,不同于官场宣扬的道德、学者的清高。这种正直是经历生活种种诱惑的结果。”

我跟王石的秘书周慧对过他的时间表,才知道他其实很勤劳,天天飞来飞去。所以他既勤奋,又耐劳,多累都不在乎。关键还要耐得住劳,就是不断地劳。王石的勤奋就是耐劳,而且无怨无悔。

王石不是理论很系统的人,但他是经验和直觉非常好的人。经验和直觉之所以非常好,主要是因为他的价值观很好,他的心态也很好,同样经历过的事情,放在他的价值观下审视,得出的判断跟别人不一样。

比如说企业跟政府的关系通常很难处理,房地产跟政府、跟社会的矛盾很多,但他拿捏得很好。万科的首席研究员几乎天天帮政府做研究;万科的公众形象非常好,他做大众住宅,也做打工的外来民工的住宅,他拿捏的一些政策的火候和关键时刻的表态非常恰如其分。但这些东西是经验和直觉,并不是理论指导出来的,在处理这么复杂的事情时,他是我认识的人中能够凭经验和直觉将分寸把握得最准的企业家。正因如此,万通的很多事情,我愿意去听他的意见,用这



王石

种方法,保证我们这些年在很多大的决策上不至于走太多的弯路。

王石善于学习。互联网兴起的时候,我们都有点蒙,于是我和王石去美国硅谷考察。回来之后,他发狠说弄不懂互联网他就辞职,还让我找王功权来一起切磋,几年后,果然他把万科搬到了网上,他自己也成了超级网虫。

王石起初写作是不太行的,但他勤奋,坚持天天写,现在写作已经成了他的一个强项,写书也不在话下。他看的书很多,走到哪都不停地阅读。他到北京,我们经常去找一些不同专业的人来聊天,用这种方法来吸收大量的知识,也会帮助他把他经验的东西做一个更好的总结和表达,所以他的书《道路与梦想》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

王石由创业者变成一个经理人,定位是个普通经理人,但是在经理人名头他又变成了企业家,却不是一般的企业家。现在从企业家这个角色,他又升华,成了社会活动家,受着快乐。

更确切点儿讲是社会企业家,也就是说他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要为社会公益和社会进步作出更大的贡献。所以我老跟他开玩笑说:“再往下发展,基本上只有一个前途,那就是贴墙上去了。”所谓贴墙上就是说成“神”了,没有缺点了。

王石是企业领袖中接近完美的一个典型。在他的个人生活方面,也可以说他拥有一个丰富的人生:他的个人生活很自由,也很自在,业余时间参加大量登山和户外运动,他挑战极限运动,曾经以企业家身份创造攀登珠穆朗玛峰中国最年轻者纪录。另外,他在公益事业方面也很成功,在这方面的影响力越来越大。

万科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民营企业,虽然他的大股东是国企,但是他整个的创业历程跟民营企业是一样的。更重要的是,如同我先前讲过的,王石的成功还没有到头,他还有空间:首先,他的企业会做成为全球最大的住宅公司;其次,他一定会成为中国最有社会影响的的企业家,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虽然他在2006年的企业领袖排行里面已经排到了第一,但是考虑到社会对他的期待以及他自己的经历,我想他应该付出更多,还能够做得更好。我提出学习万科好榜样,既是鞭策自己,也应该是

对万科和王石的激励。

连载

迎面而来的是小贝!只不过他的身边多了一个阳光灿烂的女孩,那眉眼,那神态,活似大半年前的海藻。两个人挤着肩膀跨着路膊前行,小贝剥了个板栗放进女孩的嘴里,然后笑着摸摸她脑袋。那个女孩亲昵地扬起脸,在小贝的脸庞上轻轻啄了一下,两人搂抱着笑弯了腰。

海藻的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而仅仅半年,小贝的身边,有了另一个女孩,小贝像爱自己那样爱她疼她,把属于自己的板栗塞进她的口中。

哭够了,海藻擦擦眼睛,下定决心,找了个最近的电话亭,拨通了宋思明的手机。仅一声,宋思明就拾起电话。依旧那么磁性的“喂”,如第一次海藻拨通他的电话一般。突然,宋思明的女儿在电话里喊:“爸!过来给外婆照相!”

海藻一声不吭,把电话挂掉,将一块钱扔在摊桌上。宋思明带着疑惑挂了电话,过去与老婆女儿和丈母娘拍全家福。这是宋思明自己要求的,在他的心里有越来越的不安。也许,这样全家团聚的日子不多了。

周日的晚上,宋思明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最后用无比抱歉的声音告诉老婆:“呃,我想拜托你一件事。”

老婆转身问:“什么事?”

“我怕,也许,这两天,时间不多了。本来,我拜托给谁,都不该拜托给你。可是,我想能想去,这一辈子我能够信任的人,托付的人,就只有你了。”

“你到底想说什么?和我之间,你还需要绕弯子吗?”

“她怀孕了。是个男孩。”

老婆突然没声音了。

星期一早,老婆宋思明一出门,就翻箱倒篋,把那一堆大包拎出来,在手里一掂量就知道少了不。打开一查,勃然大怒,立刻打电话给葫芦的老婆孙丽:“上次那个女的,你知道她住哪儿?”

对方沉默半天,说:“你到底还是知道了。这样,你打个电话给沈律师。他应该知道她的住处。上次,我听胖子说,沈把他堂姐介绍过去当保姆。”

宋太迅速收线,再找沈律师手机:“我问你,你堂姐住哪儿?”

“哪个堂姐?我有好多啊!”

“沈丽国!你要是不说,我就给你老婆打电话,把你住吴江路的小窝说出去!”

这招狠,沈二话不说就招了。“那

个,那个,她住华山路x幢x号。”

宋太放下电话打车而去,径直上了楼。海藻一开门,意外发现是宋太。宋太直勾勾地盯着海藻的肚子。海藻的心有点发毛,不禁双手捂住肚子。宋太自来熟地招呼海藻:“坐!别老站着,累。”说完自己坐在餐桌旁。她细细抚摸着实木的纹路,那种暖光的暗红色,散发着贵族气质,是她多少次经过橱窗想买而抑制住冲动的款式。

而这里,这个女人,住着这样豪华的屋子,是她卖了自已妈的房子自己弟弟的房子换来的!

宋太又深深吸了一口气,保持着沉着的面容和淡定的微笑。

“我今天来,是来问你一样东西。我不说你也知道是什么。那个500万。”

海藻一句话都不说,站着发抖。

“我既然知道这里,能跑到这里来,就表示他什么都告诉了我。我和你偷了两次房,第一次我就告诉过你,希望你能好自为之。可惜,你并没把我的忠告放在心上。你年纪轻轻的,干点什么不好,非得偷人呢?难道做之前没想过,这不会有好结果的吗?”

海藻在宋太近乎鞭打的戏弄声中抖到腿站不住了,她不得不后退一步靠在装饰柜上。

“这笔钱呢,是我给他的。女人嘛,不要太不善良。你既然跟了他,好歹也算我们家家谱里不人名但却担个分的,叫什么呢?妾都算不上。妾好歹还要过个门儿呢!就算陪睡吧!比外头招个妓女总强点儿,至少不带病。我跟他说,既然陪睡一场,钱总要丢两个的。哪怕就是嫖,那也不能白嫖啊!嫖也要有嫖品,就好像赌博一样。而且出手大方点儿,方显自己身价。这钱,我出得起。”宋太顺手在红木桌子上敲了敲。又在旁边的椅子上摸了一把。

海藻快晕过去了。她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坚持站着不倒,不在宋太的嘲弄中被践踏成泡沫。海藻的脸色已经白得比纸还难看了。

“不过呢,今天早上,他改主意了。他让我过来,把这笔钱拿走。算来算去,你实在不值这点钞票。他是不愿意再见到你了,所以,只好我出面。这是没办法的事,我是他老婆,就得替他料理后事,反正这不是一回两回。不过,要钱回去,这还是真是头一遭,可能你是最不值的一个吧?”